曙光出版社文學叢書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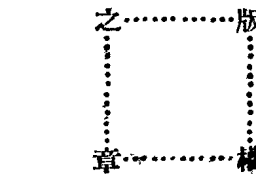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先生的一生

夜析編譯

魯迅先生的一生

夜析編譯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



實價國幣 元正

原著：小田嶽夫

編譯：夜析

出版：藝光出版社 北平楊梅竹斜街

印刷：大華印書館 北平琉璃廠

經售：萬國書局 北平琉璃廠

代售：各大書店

民族導師

魯迅先生的一生

目次

魯迅先生名、號、筆名一覽表

一、魯迅先生著譯年表——魯迅先生語錄……一

二、少年時代——日本留學時代——回國的鄉里生活一〇

三、在北京的沉默——執教——寫作的生活……三二

四、從北京到廈門——廣州的生活……四九

五、短兵相接的上海生活……六一

六、逝世後的殯殮情況——巴金的記叙——一代文豪魯迅先生出殯記——許廣平女士哀悼的談話……八一

七、哀詞——輓聯——唁電……九〇——九九

許廣平——治喪委員會主席團——郁達夫——內山完造——佐藤春夫——黃炎培——許壽裳

現世界社全體仝人——上海學生救國聯合會——上海婦女界救國聯合會——王造時——章乃器——倪文宙——朱曼華——上海木刻協會籌備會——中國文藝家協會——機廠工人——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——上海著作人協會——吳清友——上海紗廠工人——上海工人救國會——上海烟廠工人——上海綢廠工人——上海絲廠工人——北平風沙文藝社代表人水草——唐弢——徐懋庸——蔡元培——曹聚仁——婦女生活社——法電工人讀書會——中國新文學研究社——王曉籟——上海市商會——地方協會——讀書生活社仝人自勉敬錄——作家月刊仝人自勉敬錄

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齊耳尼夫斯基——治喪委員會——中蘇文化協會——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——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——郁達夫——朱家驊——許壽裳

八、哀悼與紀念的文章……一〇〇——一一四

胡愈之——楊漢——生活知識社仝人——田漢——荒煤——洪深——白薇——何家槐——艾蕪

一、魯迅先生著譯年表——魯迅先生語錄

一九二一年

工人綏惠略夫（中篇小說譯集。商務印書館發行，爲「文學研究會叢書」之一；後歸北新書局，編入「未名叢刊」。）

一九二二年

一個青年的夢　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，戲曲譯集。商務印書館發行，爲「文學研究會叢書」之一；後歸北新書局，編入「未名叢刊」。）

愛羅先珂童話集（童話編譯集。與著者自傳共有十二篇；其中三篇爲他人所譯。商務印書館發行，爲「文學研究會叢書」之一。）

一九二三年

桃色的雲（童話劇譯集。北新書局發行「未名叢刊」之一。後由生活書店發行。）

吶　喊（短篇小說集。內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所作計十四篇。北新書局發行「烏合叢書」之一。）

中國小說史略上冊（北京大學文科講義改訂本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九二四年

苦悶的象徵（日本厨川白村隨筆譯集。北新書局發行「未名叢刊」之一。）

中國小說史略下册（發行所同上。後與上册合爲一本，一九三一年出版訂正本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一九二五年

熱　風（隨感短評集。收一八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之作。以「隨感錄」爲題連載於「新青年」者最多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一九二六年

彷　徨（短篇小說集之二。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作計十一篇。北新書局發行「烏合叢書」之一。）

華蓋集（隨筆短評集之二。全爲一九二五年之作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華蓋集續篇（隨筆短評集之三。全爲一九二六年之作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小說舊聞鈔（輯錄關於小說史的資料的舊文，間有考正。發行所同上。一九三五年略加增補，由聯華書局發行。）

出了象牙之塔（日本厨川白村隨筆譯集。未名社發行。「未名叢刊」之一。後歸北新書局。）

一九二七年

填　（論文及隨筆集。收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作。未名社發行。）

朝華夕拾　（收追憶集十篇。爲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所作。以「舊事重提」爲題連載於雜誌「莽原」者。未名社發行「未名新集」之一。後由北新書局發行。）

唐宋傳奇集十卷　（纂輯校錄唐宋傳奇。卷末併附札記。上下分冊由北新書局發行。後合爲一本。由聯華書局發行。）

一九二八年

小約翰　（荷蘭望。譯覃作長篇童話。未名社發行「未名叢刊」之一。後由生活書店發行。）

野草　（內收散文詩、小品、詩。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登載於「語絲」者。北新書局發行。）

而已集　（隨感短評集之四。全爲一九二七年之作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思想・山水・人物　（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集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一九二九年

壁下譯叢　（輯譯日本等作家和批評論文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近代美術史潮論　（日本板垣鷹穗作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文學的理論與實際　日本片上伸作。大江書舖發行「文藝理論小叢書」之一。）

藝術論　（文學論文譯本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一九三〇年

藝術論（文學論文譯本。光華書局發行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」之一。）

文藝與批評（文學論文及演說譯集。水沫書店發行。同上叢書之一。）

文藝政策（文藝會議錄及決議文之譯集，發行所同上。）

十　月（長篇小說譯本。應作爲「現代文藝叢書」之一由神州國光社出版而交付原稿，但實際出版延長數年後始發行。）

一九三一年

毀　滅（長篇小說譯本。三閒書屋發行。）

一九三二年

三閒集（隨感短評集之五。內收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之作。北新書局發行。）

二心集（隨感短評集之六。內收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之作。合衆書店發行。）

一九三三年

竪琴（短篇小說翻譯集。計十一篇。其他三篇係他人所譯。良友圖書公司發行「良友文學叢書」之一。）

一天的工作（短篇小說翻譯集。計十二篇。其他二篇係他人所譯。良友圖書公司發行。同上叢書之一。一九三六年與「竪琴」合裝爲「作家二十人集」。發行所同上。）

魯迅自選集（由過去小說。隨筆中選出二十二篇之選集。天馬書店發行。）

兩地書（與許廣平女士往復書簡集。收自一九二五年三月至該年七月，自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，自一九二九年五月至該年六月之分。青光書局發行。）

魯迅雜感選集（既刊隨感短評集之選集。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之作。何凝編擬並序言。何凝爲翟秋白之別名。青光書局發行。）

偽自由書（隨感短評集之七。收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五月中旬間登載於「申報自由談」者。青光書局發行。）

一九三四年

南腔北調集（隨感短評集之八。收一九三二年及三三年之作。同文書店發行。）

准風月談（隨感短評集之九。收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間登載於「申報自由談」者。與中書局發行。後由聯華書局發行。）

一九三五年

集外集（收集論文，隨感，序跋，詩等過去未輯集者。爲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所作，楊霽雲編。羣衆圖書公司發行。）

譯

死魂靈（長篇小說譯本。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「譯文叢書」之一。）

俄羅斯的童話（童話譯集。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「文化生活叢刊」之一。）

門外文談（文學論文集。天馬書店發行「天馬叢書」之一。）

惡　魔（短篇譯集。青光書店發行包含他人譯品。）

一九三六年

故事新編（取材中國古代傳說的短篇集。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之作，計八篇。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「文學叢書」之一。）

壞孩子及其他　短篇譯集。聯華書局發行。

花邊文學（隨感短評集之十。均爲一九三三年之作。內收揭載「自由談」，「中華日報」副刊「動向」及小品文半月刊「太白」等作。聯華書局發行。）

右列目錄據「三閒集」附載魯迅自撰之「魯迅譯著書目」後由增田涉增補經魯迅校閱而作成。右列著作均爲魯迅生前者。魯迅逝去後。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」編纂，「魯迅全集出版社」刊行之魯迅全集單行本計六十一冊。在包含全集中前揭目錄以外，尚有：

著述

一　會稽郡故書雜集

一　古小說拘沈

一　稽康集

一　漢文學史綱要

譯書

一　月界旅行，（一九〇三年）

二　地的旅行，（一九〇三年）

三　域外小說集，（一九〇九年與周作人共譯，既刊）

四　現代小說譯叢（一九二二年與他人合譯既刊）

五　近代美術思潮論（一九二九年）

六　小彼得（童話，一九三一年）

七　藥用植（科學論文日本刈米迭夫著一九三一年）

八　譯叢補（「壁下譯叢未收集者」）在全集中未加入的未刊書，有謝承後漢書輯五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其他尚有「漢畫像考」等因未定稿未載於自撰書目中。

魯迅先生語路

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，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，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，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。

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：「要我們保存國粹，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。」

保存我們，的確是第一義。只要問它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，不管它是否國粹。

做了人類想成仙；生在地上要上天；明明是現代人，吸着現在的空氣，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敎，僵死的語言，侮蔑盡現在，這都是「現在的屠殺者」。

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，永遠前進，永遠有希望。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禍哉禍哉！

什麼是路？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，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。以前早有路了，以後也該永遠有路。

所以我時常害怕，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鶩自暴自棄者流的話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。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就會螢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

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。

我們要求的美術家，是能引路的先覺，不是『公民團』的首領。

他們因爲所信的主義，犧牲了別的一切，用骨肉磨鈍了鋒刃，血液澆滅了烟焰。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綫薄明的天色，便是新世紀的曙光。

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掙來，培植，保養的，不是別人佈施，捐助的。

用筆和舌，將渝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，自然是不錯的，但要十分小心，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：『那麼，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。』

我以爲戰線應該擴大。在前年和去年，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，但那範圍實在太小，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爲新派的人所注意，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，舊派的人倒能够閑舒地在旁邊觀戰。

（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一號）

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，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。其實，戰士的日

常生活，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，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，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。（這也是生活）

「古道」怎麼能行於今之世呢？竟還有人主張讀經，眞不知是什麼意思？然而過了一夜，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。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，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。（查舊賬）

幫閒，在忙的時候是幫忙，倘若主子忙於行兇作惡，那自然也就是幫兇。但他的幫法，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，也沒有血腥。（幫閒法發隱）

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「帝國主義者的作品」的，這就是古語的所謂「知已知彼」。青年爲了要看虎狼，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獃子，但因爲虎狼可怕，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也不敢去，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。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？批評家就是。（關於翻譯）

時代在進步，輪船飛機，隨處皆是，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，是決不至於落海的了，他可以跑到外國去，而小百姓以「落浦」代之。（踢）

發出去的彈石，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樑，因爲這是他的武器，也是他的幌子。（准風月談前記）

言路的窄，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。（商定文豪）

（立報十月廿一日）

二、少年時代—日本留學時代—回國的鄉里生活

魯迅本名周樹人，一八八一年(光緒七年)八月三日，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內東昌坊口。家是世代書香的門第，祖父當時是以翰林學士客居於北京。父親也是相當的讀書人。出生時，由北京的祖父命名爲樟壽，又定字曰豫山；後以豫山，發音近似雨傘，請於祖父改爲豫才。及長。往南京考學堂時 始改名爲樹人。

魯迅底父親，對於孩子們好像是位比較冷淡的人；但祖父是深愛着孫兒們的。魯迅好像既承受了祖父的影響，又繼承了他底性質。對於這位祖父的事情，雖有稍爲詳細記述的必要，但遺憾的是現在祇能極簡單的知道這一點。比魯迅小四歲的弟弟是周作人，但這次附逆通敵，已爲國人所不齒了。比周作人又小四歲的弟弟是周建人。周作人是人盡知悉精通中外文學的碩士，兼爲瞞筆大家；周建人雖不甚知名，也是持有許多關於生物學等著書的人。

魯迅六歲，入塾讀學，在這幼年時代的他底嗜好，可以舉出看社戲與繪畫等。關於社戲與畫，他自身也時常提到：至於畫，周作人恰有一篇細緻且有趣的文章。

「豫才從小就喜歡畫畫——這並不是畫家畫師的器質，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，最初買不起書，只好借了繡像小說來看。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，一家分散，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員父家裏，住在皇甫莊，是范嫦風的隔壁，後來搬往小皋步，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。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，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繡像，買了些叫作吳公

紙的一種毛太紙來，一張張的影描，訂成一大本，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窓了。回家以後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。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，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，描了一半暫時他往，祖母看了好玩，就去畫了幾筆，却畫壞了，豫才扯去另畫，祖母有點恨然。後來壓歲錢等略有積蓄，於是開始買書，不再借抄了。頭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册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，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，非常歆羨，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，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汚，總不能滿意，便拿去掉換，至再至三，直到夥計煩厭了，戲弄說：這比姊妹的面孔還白呢，何必掉換，乃憤然出來，不再去買書。」

至於社戲，是每年夏天跟隨母親，歸寧到一個小村莊叫作平橋村，在其附近的趙莊去看的，乘着蓬船在貫流豆麥田間的河裏航行約五里，這往復途中的樂趣，好像比社戲還要令他難以忘却；後年特意寫了一篇題名叫做社戲的短篇，敍述他那時的回憶。在那篇作品裏，描寫往趙莊是在夜晚，船裏沒有大人全是孩子們，由幾個歲數大一點的搖船。月色朦朧在水氣裏，淡黑的起伏的遠山，彷彿是蹲躍的鐵的獸脊似的；遠見幾點漁火，忽又聞不知由何處傳來的橫笛之音宛轉又悠揚。

戲臺是屹立在莊外隔河的空地上，他們遠遠的停了船，就在船中模胡地眺望着幻影的舞臺。臺上有一個長鬚子武生背上插着四張旗，掄着長槍，一群赤膊的人翻着筋斗；後來又走出一個小旦來伊伊呀呀的唱着，忽而又有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，給一個長白鬍子

的用馬鞭打起來了。這時候，大家都很掃興，就走向歸途。

「月還沒有落，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，而一離趙莊，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。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，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，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，滿被紅霞罩着了。吹得耳邊來的又是橫笛，很悠揚；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，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。

不多久，松柏林早在船後了，船行也並不慢，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，可知已經到了深夜。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，或罵，或笑，一面加緊的搖船。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甚響亮了，那航船，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顛，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，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。」魯迅將這歸途的情形，敘述得很美麗。不久，搖船的都說很疲乏，已餓了，大家都上岸跑到豆田裏偷摘羅漢豆，急忙在船中生火煮食起來。到家已過十二時，祇有他母親一人，立在橋上等待他已經很久了。

和魯迅幼少年時代有關係，且使魯迅後年懷念的人，還有魯迅家底女工長媽媽，與出入家中的使用人的兒子閏土兩個人。長媽媽是魯迅底保姆，一個黃胖面矮的女人。我國沒有姓「長」的，爲什麼這樣稱呼呢？因爲大家都這樣叫，所以魯迅也這樣的叫了；關於這個名稱的來歷，若據長媽媽自己告訴魯迅：是先前有一個女工，身材生得很高大，所以都叫長媽媽，後來回去了，由身矮的她來補缺，大家因爲叫慣了，于是也叫她長媽媽。這女工雖無智識，却是一個樸素善良的女人。魯迅和這長媽媽睡在一牀，聽她講各種規矩、傳說、故事。她是一個好說話的女人，常喜歡切切察察，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，還豎起第二個手指，在

空中上下搖動，或者點着對方或自己的鼻尖。一到夏天，在牀中間攔成一個「大」字，擠得魯迅沒有餘地翻身，誰不動，叫不醒，在悶熱帶擠裏，魯迅感到非常的苦惱。

睡在枕上，她常教給魯迅很多的道理，例如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，不應該走進去；飯粒落在地上，必須撿起來；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，是萬不可鑽過去。此外，在年末除夕晚上，她還教給魯迅說：「明天清早一睜開眼睛，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：『阿媽，恭喜恭喜！』」

她常常對魯迅講長毛；有一次，她說：「像你似的小孩子，長毛也要擄的，擄去做小長毛。還有好看的姑娘，也要擄。」「那麼，你是不要緊的。」魯迅說。她嚴肅的說道：「那里的話！我們就沒有用處？我們也要被擄去。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，長毛叫我們脫下褲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墻上，外面的大礮就放不出來；再要放，就炸了！」

有一次，魯迅對人說起繪圖的山海經，那里畫着人面的獸，九頭的蛇，三脚的鳥，生着翅膀的人，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，他就念念不忘了。連長媽媽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，他知道說也無益；但既然來問，也就都對她說了。不久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，回來時，高興的說着：「哥兒，我給你買來了！」就拿出一包四冊山海經。這是魯迅最初得到，最爲心愛的寶書。

魯迅在追懷她的文章的最後，一改他幽默十足的筆調，寫着：「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！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